

近代史資料專刊

義和團史料

近代史資料專刊
義和團史料
(上)

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
《近代史資料》編輯組編

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

近代史资料专刊

义和团史料

(下)

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
《近代史资料》编辑组编

——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近代史资料专刊
义和团史料
(上、下)

*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六〇三印刷厂排版
湖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开本 34.375印张 10插页 984千字

1982年5月第1版 1982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1,500册

统一书号, 11190·051 上、下册定价, 4.05元

永信
邑鎮
乾字
北義
合團
人等
金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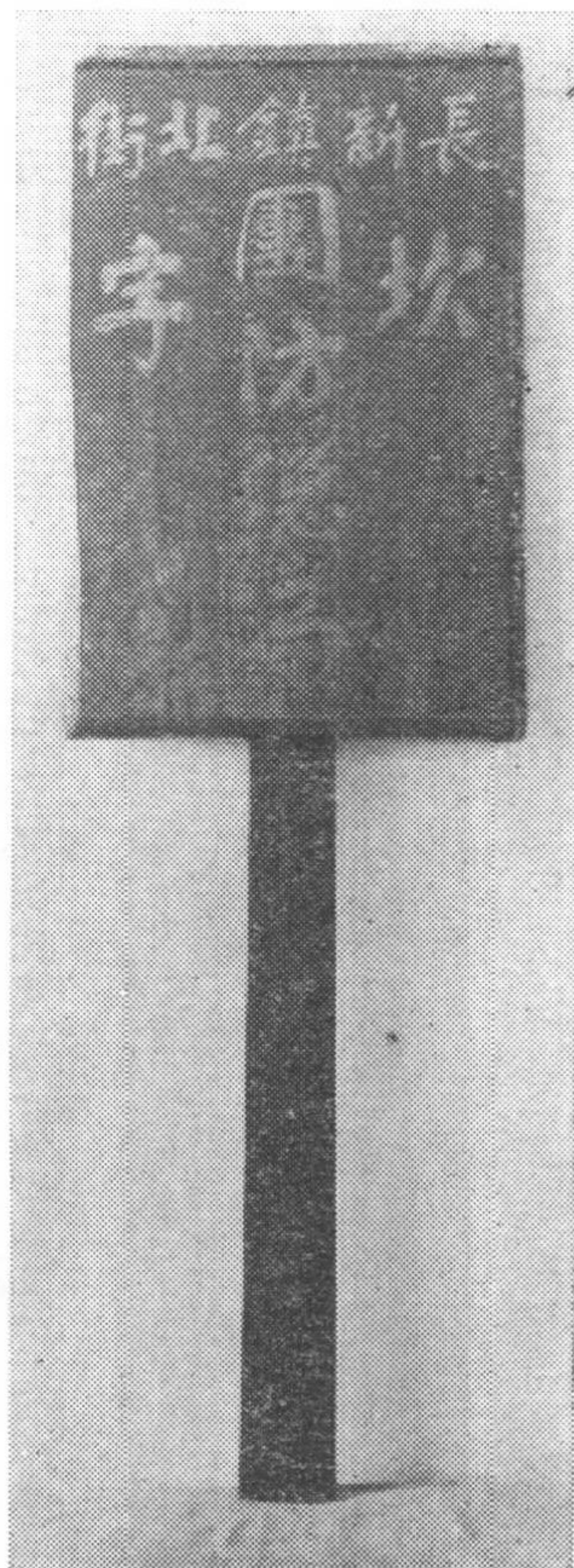
信安鎮“乾”字義和團印章
(天津市歷史博物館供稿)

义和团的一方印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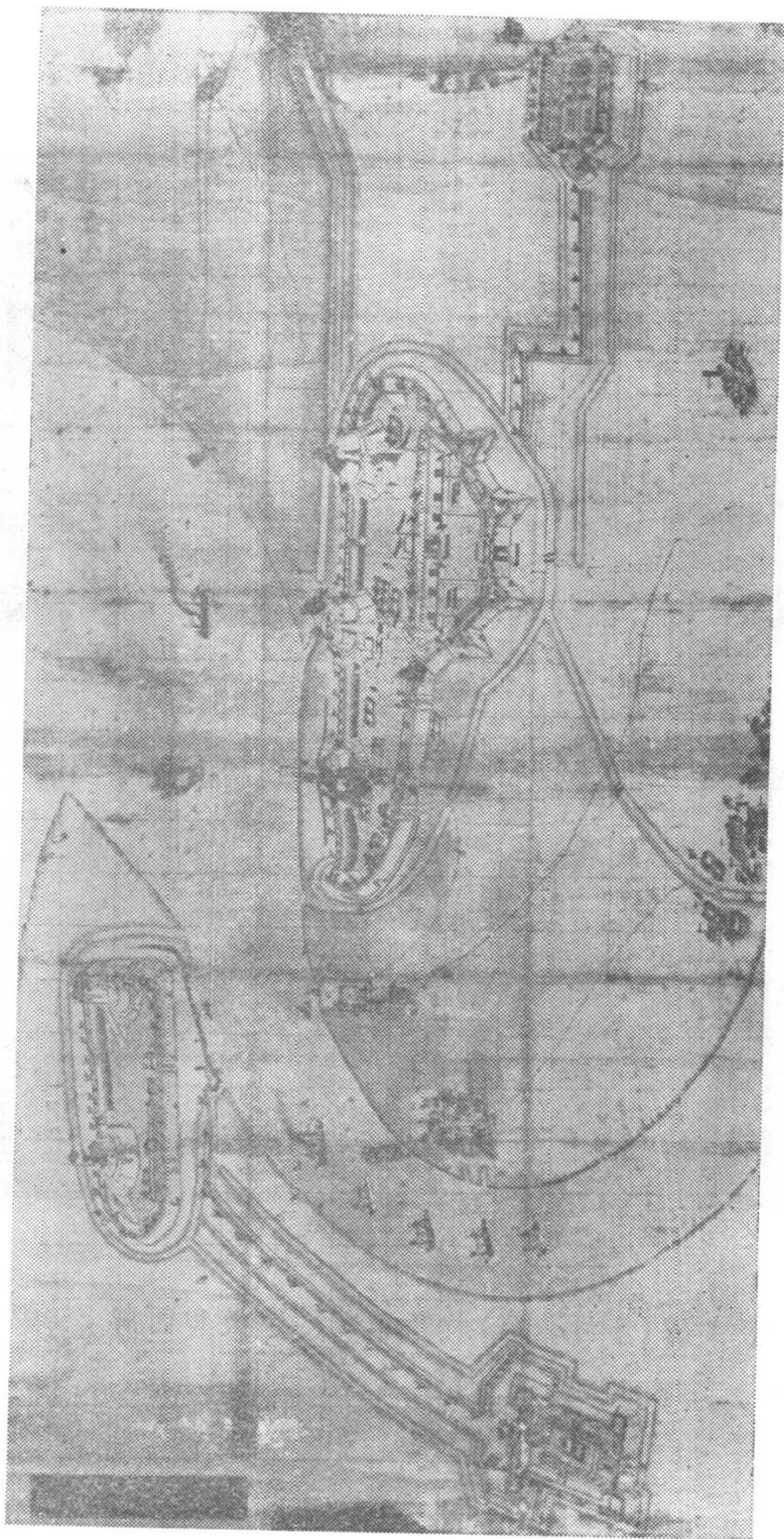
印章为木质，长方形，通高2.9公分，长14.4公分，宽3公分，无柄，印背及印侧皆无字，印背并有长裂两道，印文为阳文、仿宋体。

信安镇在义和团运动时，分属永清、霸州。中街道北为永清界，道南为霸州界。乾字义和团曾在真武庙设坛，属永清界分管。故在印文中称真武庙乾字义和团为“永邑信安镇乾字北义合团”。当时保管与使用此印者为真武庙坛口二师兄陈大庆。一九五八年，陈大庆原住房拆除改建，才从房柁窟窿中发现。此印章是目前为止发现的唯一的义和团的一方印章，现藏天津市历史博物馆。

陈瑞芳



直隶省(今河北省)长新镇“坎”字义和团牌



大沽海口营盘图
(天津市历史博物馆供稿)

大沽海口营盘图说明

此图反映了一九〇〇年以前，大沽口清军兵力，炮台位置、大小、数量，带兵将领，以及其他各项军事防御设施。

原图长140厘米，宽67厘米。图内用铅笔线分成若干方格，每方格为五平方厘米，不注比例。全图用矿物色着色，河道为浅蓝色，陆地为土黄色。画面右部边缘处因反铅而呈现模糊。图内各项标注有损坏。现根据图中标注和参阅有关材料，整理说明如下：

此图方向是上东下西，右南左北。依此判断图中各个部位，符合文献记载，亦符合现在实况。

(一) 河道右边为南岸大营盘。共有大炮台三座(原注四座)，自左至右，即海字老炮台，炮台上旗书海字，左边有水雷直镜房，右边有水雷电钟房；镇字中炮台，炮台上小旗书镇字，大旗书罗字；威字南炮台，炮台上旗书威字。大小平炮台四十三座，台洞各处安设大小前后膛炮一百三十九尊。由清军将领记名提督大沽协副将罗荣光带协标练兵一千八百名、水雷营雷兵、水勇二百零八名驻守。

图的右上方，即长墙拐弯交接处(在图的边缘，图上只见一半)为南滩新营盘。有滨海平炮台十三座，暂设大小后膛炮位八尊。其前方有水雷斜镜房。

图右中，和南岸大营盘长墙相联的为草头沽营盘。周围营墙设大小前后膛炮五十一尊。由开花炮队营驻守。

图右下一小村落即为草头沽。

南岸大营盘左边，即图中靠河边的小方块为招商局。

沿河岸往下为外国引水房，图上标有三面旗，左上为英国旗、右上为美国旗、下为法国旗。

图中间下方村落为东沽，沿小河边有一小方旗，为美国国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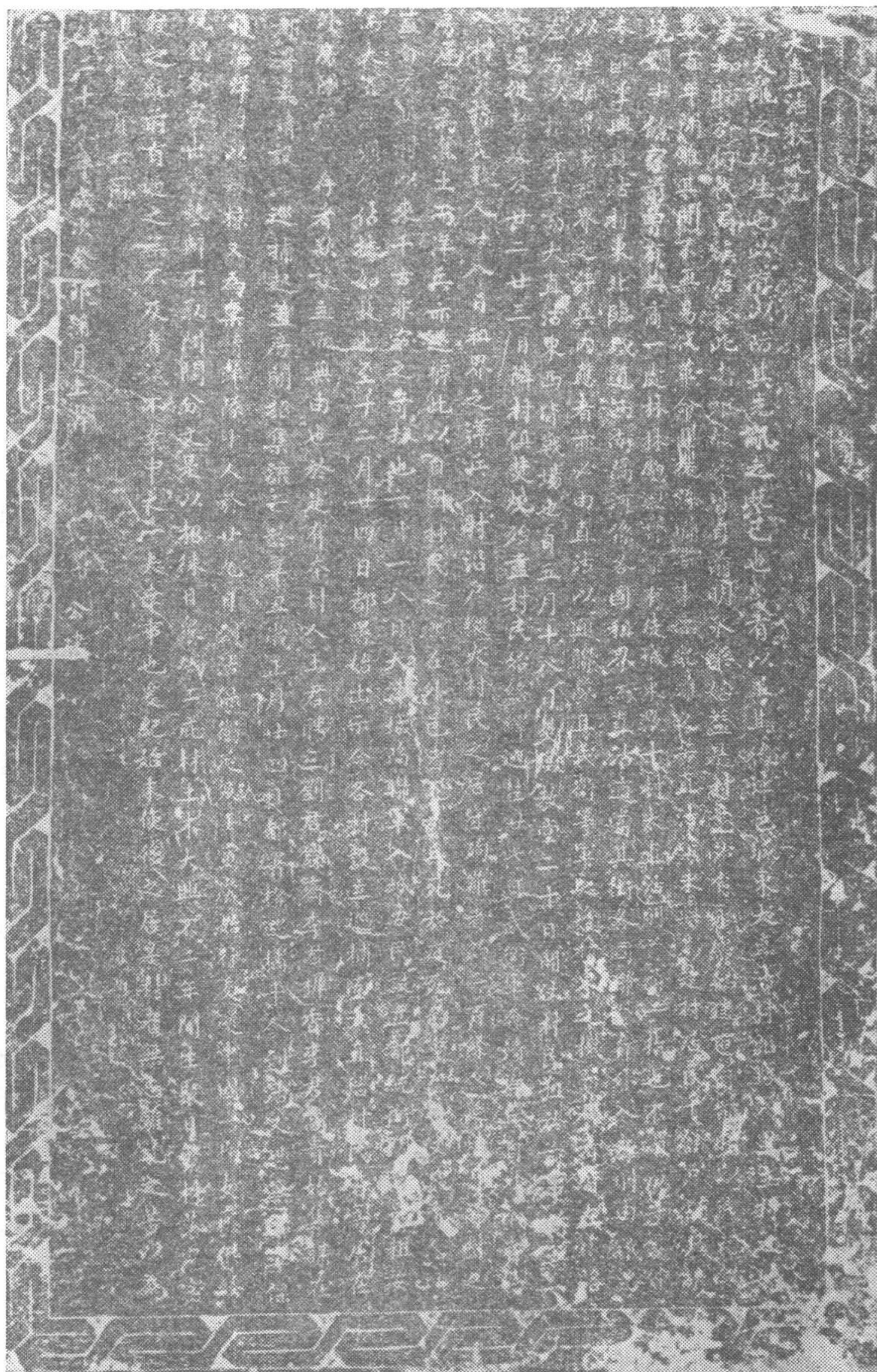
各炮台之间，由长墙贯通。长墙长十八里，直达小站盛字军驻营地。

(二) 河道左边即为北岸营盘。共有大炮台二座，左边为高字后炮台，炮台上旗书高字；右边为门字前炮台，炮台上旗书门字。大小平炮台六座。台洞各处安设大小前后膛炮五十三尊。由记名总兵刘祺带领直字两营驻守。图左下为北岸石头缝营盘。台洞各处安设大小前后膛炮四十三尊。由尽先副将史济源带保定练军左营驻守。

北岸炮台之间亦有长墙贯通。

此外，在南北岸炮台前的河道中设有守口大铁锚链及软木筏二道。在拦港沙以内，守口大铁锚链以外有大小沈撻水雷。拦港沙距炮台二十余里。

(说明：张黎辉)



天津《大直沽救乱记》碑
(天津市历史博物馆供稿)

[illegible]

武强县教案赔款清单 (1902年)

(河北省博物馆供稿)

大清光緒二十八年正月十五日
大清光緒二十八年正月十五日
大清光緒二十八年正月十五日
大清光緒二十八年正月十五日

各款業經四圍持中議結自議之理均不翻異合將所議條款開列於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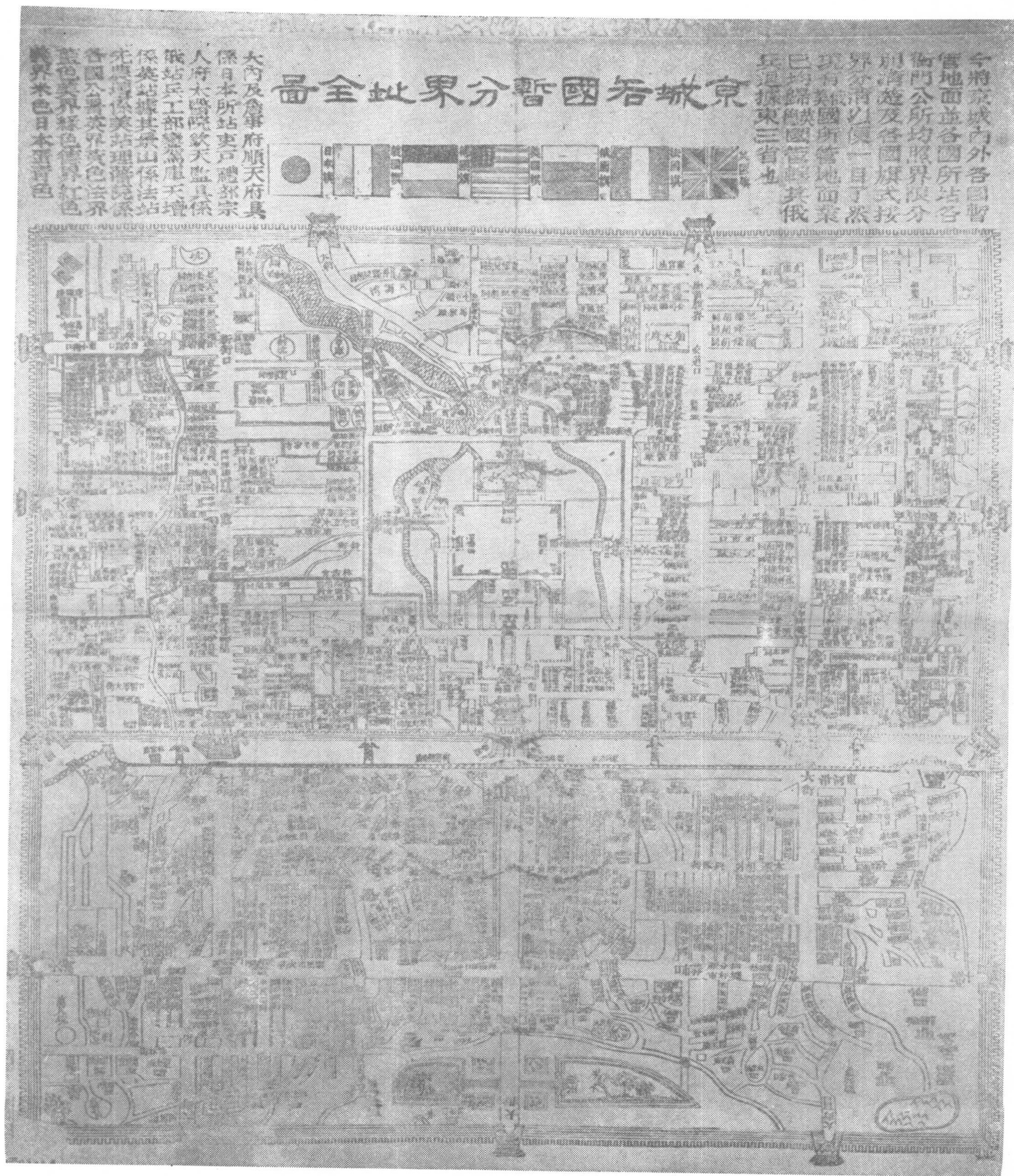
計開

饒陽縣天主教民九十六戶計被毀磚土房五百二十七間地三十
零八十四畝半以及傢俱什物並的給如仰已運業前任為議
案錢六萬六千八百七十一千零此款已於光緒二十六年十二
月並二十七年三月五月分三次發還又二十六年天主教民
大小男婦被害者二十七口二十七年增行遭害教民者七口
又補給而沿河周家下大子權款項以上三款由果分攤各在
善捐銀錢四千零二十千五果案
議定將往住貼銀二千五百兩周家子權現已議定的給家錢
六百千除內有掛匯折價銀錢一百千議定由縣自行籌辦外
其餘五百千當在前項款內付給所有賠換人命產物已由
縣每為照議定數目並按室中求條照發下條銀數使款一併
送交教總堂查收的單分給未領銀數教民折舊金作為
一律完結自此次賠款議結後該教民各歸本村復業毋得尋
仇思報凡係尋釁擾害之案無論新舊一概作為了結從此中
外一家民教和睦共享昇平恐口無憑謹立合同均各蓋押為
據各執一分以憑遵守

光緒二十九年正月 日
大清光緒二十八年 月 日

教民會首
天主教民
深州知州
饒陽縣知縣
饒陽縣知縣
饒陽縣知縣

饶阳县属教案赔款合同（1902年）
（河北省博物馆供稿）



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界址图
(中国历史博物馆供稿)



天津城厢保甲图说明

此图反映了一八九七年前至一九〇〇年天津城概貌。全图长一八四厘米、宽九十八厘米，墨线彩绘，不注比例，但各部分大体匀称。作者刘瑞清，生平不详。

图的中心部分是天津旧城，立体感强烈。因此图绘于义和团运动前夕，所以天津义和团活动具体地点，大都可以从图上找到，这对研究义和团在天津各地活动时的地理环境有所帮助。例如著名老龙头车站、马家口、盐坨、水师营、武备学堂、陈家沟、三义庙等均有标注。租界紫竹林，高楼耸立、道路交错，对研究义和团战斗条件亦有启示。

我们希望此图对研究天津义和团活动有所裨益。

（说明：张黎辉）

序

今年是义和团反帝运动八十周年。为纪念这一伟大的运动，悼念反帝斗争的先烈，总结惨痛的历史教训，给历史科学工作提供材料，我们编辑了三种资料，即《山东义和团案卷》、《筹笔偶存》和本书。

列宁在研究世界战争的真实情况时说：“为了说明这种客观情况，不应当引用一些例子和个别的材料（社会生活现象极端复杂，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），而一定要引用关于各交战国和全世界的经济生活基础的材料总和。”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、观点、方法来研究历史科学，就“要象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，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”。三十年来，中国史学会主编的《义和团》、故宫博物院编的《义和团档案史料》、北京大学编的《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》、我们编的《庚子记事》以及《近代史资料》杂志等，再加上报刊上所发表的资料，总共约近四百万字。今年山东、天津、东北各地同志和我们所编的资料，至少也在三百万字以上。这些资料对于义和团的记载和议论各式各样，真伪杂糅，褒贬相间。要想寻找“完全反映整个的事物，反映事物的本质，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”的资料，还须经过一番整理工作。

整理工作就是把收集到的资料认真研究，“去粗取精，去伪存真，由此及彼，由表及里”，找出无可争辩的，真能说明客观情况的材料。只有根据这样的材料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进行分析，才能从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来。如果没有材料而夸夸其谈，象影射史学那样，捕风捉影，断章取义，那就是历史科学的罪人。如果不辨材料的真伪，不管记述的是非，合于自己口胃的就顺手拈来，不合口胃的就一概抛弃，这样写成的文章就不能使人信服，也不能列入科学之林。历史科学工作收集资料要广泛，整理资料和运用资料要严肃认真，必须

反对主观武断和敷衍潦草。关于义和团运动的资料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。

第一，列宁称义和团为中国的起义者，而中外反动派却污蔑义和团为“拳匪”或“拳乱”。对于那些污蔑义和团的资料回避或者片面铺张，都不是科学态度。史料是客观存在，不能抹杀，也不能夸大。《中外日报》的《论义和拳与新旧两党之相关》一文，胡说旧党反对戊戌变法，要殄灭新党，“乃组织出义和团”。“义和拳者，非国事之战争，乃党祸之战争也。”把义和团反帝运动完全歪曲了。还胡说组成义和团的旧党分四派：一是“野蛮派”，“凡支那之苦力者皆属此派”。二是“小说派”，“凡支那之平民皆属此派”。三是“闭关派”，“凡支那之士大夫皆属此派”。四是“联俄派”，“凡支那三品以上之人皆属此派”。竟破口谩骂，说什么“野蛮派”，“不知为人之理”，什么“闭关派”，“仇视西人……与狗之吠生人一理也”。猖獗嚎叫，颠倒历史，极为混账。本来不值得理睬。只有把它看作帝国主义走狗的表演，做为他们与中国人民为敌的铁证，还是一份好资料。如果抄袭它的话来评论义和团，那就是歪曲历史。过去和现在所编辑的义和团资料，义和团自己的文献很少，支持或同情义和团反帝运动的文献也不多，而污蔑义和团运动的东西却连篇累牍，使用这些资料，应特别注意。

第二，各种资料所记载的义和团事迹很不一致。《山东义和团案卷》、《筹笔偶存》等所记载的义和团，是以贫苦农民、手工业者为主体的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团体，应是真正的义和团。庚子年五月中旬以后，载漪、刚毅等所组织的奉旨义和团，是清朝王公大臣和投机分子的集团，应是伪团。杀死日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者是董福祥的兵，杀死德国公使克林德者是荣禄的兵，都不是义和团。把伪团和清军的行为都说成是义和团的活动，那就颠倒了历史。这个问题《景善日记》五月二十一日条记载得很清楚：“真正义和团系安分良民；其中匪徒固不乏人，伊等依附其间，实为伪团，无恶不作，颇于真团之名声有妨碍。”义和团为清政府所利用，进入北京，各坛口各自为政，从来不曾控制过北京。控制北京并且控制义和团的是清政府的步军统领、团练大臣载漪之类，闯入皇宫和王府衙门的义和团是载漪等所组织的奉旨义和团。“四人帮”